

麦布女王

雪莱著



561·24
XL
F-1



上海译文出版社

Percy Bysshe Shelley
QUEEN MAB

本书根据 Thomas Hutchinson 编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P. B. Shell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7 年版本译出

麦 布 女 王

〔英〕雪 莱 著

邵 淳 美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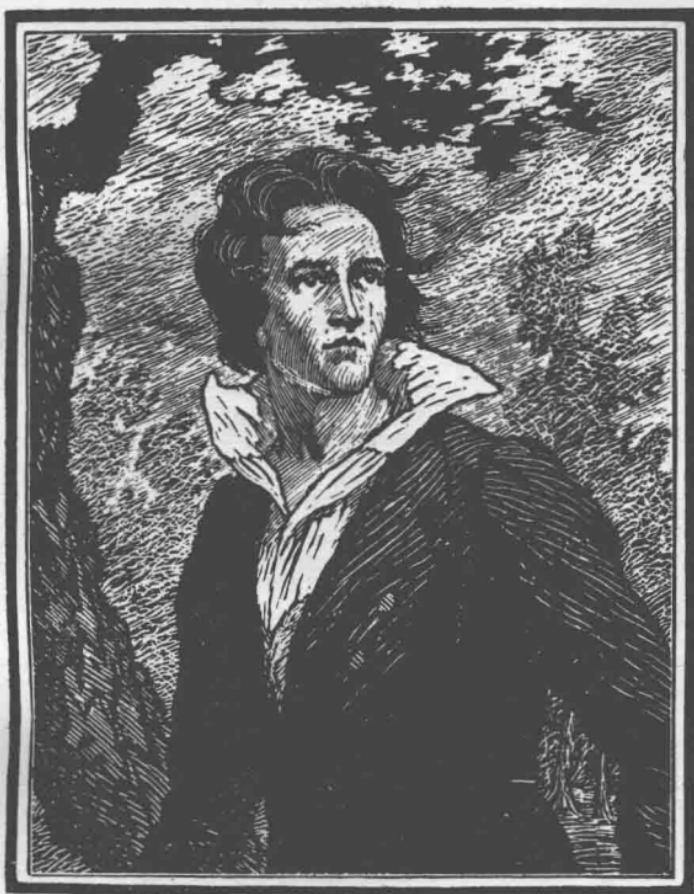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插页 1 字数 134,000
1983 年 8 月第 1 版 198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57,000 册

书号：10188·439 定价：(六)0.54 元



雪 莱

出版前言

《麦布女王》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1792—1822)最早的一首长诗，写作时才十八岁。1813年，诗人二十一岁时，曾自费出版。在这部富于哲理性的长诗中，诗人以梦幻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于人类将最终摆脱愚昧和专制统治，走向光明的信念。

象征“人类希望”的接生婆麦布女王施展仙法，把少女艾安蒂的灵魂摄入九天云外，把人类社会的历程：“过去”、“现在”和“将来”一一展现在她眼前。少女从高空俯瞰，看到了一座守卫森严的城市，在那里，穷奢极侈的统治者“捧着他那饱得快要胀破的肚子”走向山珍海味的宴席，而千万个被压迫的奴隶却正啼饥号寒。

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给人类带来新的灾难。自由、友谊连同爱情，一切的一切都能为金钱所收买。黄金成了“一尊活佛，睥睨一切，统治着人间万物”。长诗又用不少篇幅对于宗教作了有力的揭露：“帝王们最早结了盟与人权作对，教士们最早用上帝的名义做买卖。”

诗歌的最后部分是人类光明前途的预言。麦布女王撩开“时间”的幕布的一角，看哪，“未来的世界不再是地狱，而是爱

情、自由、健康”。寸草不长的沙漠现在布满了河流、森林和良田；在旧世界里，人的一生不过是“一场痛苦郁结的噩梦”，而现在人人丰衣足食，人类的聪明才智得到了解放：

男人与女人，满怀着爱和信心
平等地、自由地、纯洁地一同……
登上道德的高峰。

在这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长诗中，雪莱把社会变革的必然性看成是抽象的自然精神或宇宙精神的体现。在有些地方，诗歌流露出浓重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

《麦布女王》是我们研究诗人雪莱的创作道路和他的世界观的重要诗集之一。译者邵洵美先生曾为此书的介绍工作，付出辛勤的劳动，不幸于十年动乱中逝世，不能亲见此书的出版。现在雨过天青，我们重新整理出版这一诗集，为祖国欣欣向荣的文艺园地增添一分春色。

1983年2月

摧毁那种丑恶的东西！

——服尔泰手札¹

我沉思着独自来到詩神們常游之地，
此处人迹不至：我喜见純淨的清泉，
便張口狂飲；又采了許多新开的花朵。

我要在这儿取一頂人間稀有的花冠。
首先，为了我所进行的伟大事业，
必須摔掉我心上那些宗教的鍊索。

——卢克萊修²

給我一个立足的地方，我便能震撼宇宙。

——阿基密德³

給海丽特⁴

是誰的愛在這世界上四處閃耀，
擋住了冷嘲熱罵的鳩毒的羽箭？
是誰的，這些又溫暖又親切的贊美，
哪一声不是美德給我的恩賜？

在誰的色相之前，我那蘇醒的靈魂
竟變得更加真實，更加勇敢？
是誰的眼睛，使我的眼睛百看不厭，
又感覺到可愛的人類更加可愛？

海麗特！是你的：——你是我更純潔的心靈；
你是我這個詩篇所倚恃的靈感；
這許多早開的野花全是你們的，
雖然我的手把它們編成了花冠。

請將我這愛的誓言緊抱在你懷中；
你應當知道，雖然時光會變易，
歲月會消逝，可是我心坎里積聚的
小花，一朵朵都要獻進你的心坎。

目 次

引诗	1
给海丽特	2
麦布女王	
I	1
II	14
III	26
IV	38
V	52
VI	65
VII	77
VIII	91
IX	103
雪莱原注	115
雪莱夫人关于《麦布女王》的题记	175
译者注释	183

I

死是多么神奇！
睡眠是他的兄弟。
一个，苍白得象天边的残月，
有的是青灰色的嘴唇；
另一个，玫瑰紅如同晨曦，
坐上了海涛鋪成的宝座，
腼腆地对着全世界了望：
可是两个是一样的神奇！

莫非那幽冥的力量
(彩色的陵寝是他整个的領域)，
摄去了她无邪的灵魂？
这位絕世的佳丽，
好比一座栩栩如生的云母石像，
她周身天蓝的筋絡象一条条溪流，
悄悄地淌过长年积雪的田野——
钟情与爱慕她的，看着都心蕩：
她是不是将从此毁灭？

这天人一般的色相，
是不是要让腐朽的气息
化成臭污的粪土，
遗下的只是一篇幽怨的故事，
使最轻快的心灵也要引为教训？
或只是一个香甜的瞌睡，
迷住了清醒的感觉：
妃色的早晨吹来一阵清风
把它驱逐进黑暗的区域？
艾安蒂是否会苏醒，
使那忠誠的胸怀⁵ 获得愉快？
他的失眠的神魂正等待着
她的微笑带来光明，生命与欢欣。

是的！她一定会苏醒，
虽然她光彩夺目的四肢沒有动静，
她甜蜜的嘴唇默无一言：
这嘴唇談笑风生时，
平息得住猛虎的咆哮，
軟化得了征服者的铁石心肠。
她閉紧水汪汪的眼睛，
細嫩的眼睑几乎遮不住
深碧的明眸：睡眠这婴儿，
正把那眼睑当枕子。

黃金的发絲蔭蔽着
她洁白而高尙的胸脯，
正象寄生草蜿蜒的藤蘿
繞纏着大理石的庭柱。

听！哪儿来的急湍的声响？
宛如那美妙的歌声，
縈繞着荒涼寂寞的廢墟，
或飘忽在回声不絕的海岸：
黃昏时让有心人听到，
比西风的叹息更显得輕柔；
它疯狂起来，又远远超过
清风的妖仙在古怪的弦琴上
拨弹出的杂乱无章的曲調。

只见霞光万道，
好比明月的清輝
透过了古寺的窗牖，
五光十色，千变万化：
奇异的景象超絕尘寰。

且看天仙女王⁶乘坐的这辆宝輦！
許多天馬拖曳着在肅靜的太空飞騰：
女王吩咐它們收斂起了羽翼；
她又拉緊手中光华的繮绳，

天馬頓時停蹄不前。
女王隨即立地作法，
仪态万方地从車中探出身子，
 靜靜地仔細端視
 那个沉睡着的姑娘。

啊！哪怕是受神靈點化的詩人，
当銀色的云朵飄過他迷惘的頭腦；
当一切可愛、野蠻、伟大的景象
使他惊异、欢狂、奋发；
 當奇幻和美丽的东西
 混合在一剎那的幻想之中：
也从未梦见过这样光明、俊俏、
豪迈的女王：
只见她在高空中勒住馬轡，
张大了她勾魂摄魄的眼睛，
 凝視那酣眠着的姑娘。

那圓团团的黃色的月亮，
朦朧地透過她的身躯——
这身躯真美得不能增減一分。
再說那辆光艳夺目的車乘，
絲毫不妨碍月光的照射。
这原不是凡俗的队伍；

这景象叫人間的榮華失色：
看到过这种灵迹的人，
不再看见初升的月亮，
不再看见尘世的风光，
不再听到晚风的扫蕩，
不再听到凡俗的喧囂；
看见的只是仙神的行列，
听到的只是天上的乐曲
充滿了冷靜寂寞的住所。

女王身材娇小；天边的云翳
輕輕給抹上一层薄暮的紅暈，
溶入东方的阴暗迷惘之中，
大家张大了眼睛都看不分明，
那景象也难比她的纖弱和娇嫩；
那顆象宝石一般镶嵌在
晨曦的皇冠上的美丽星辰，
也放射不出如此柔和而輝丽的光明：
你瞧她身上迸发出一片紫光，
把当前一切的景物照得爍亮；
她渾身端庄綽約的綫条，
又象波浪般起伏不停。

女王从她的神車里

一步一步走下来，
把她滿繞着不雕花的
魔杖在空中揮动三下：
她輕霧般瘦小的身形，
随着空气一同波动；
她銀鈴般清脆的嗓音，
說出后面这番話来，
但是只有天賦异稟的人才能听到。

女 王

“星辰們！ 挥洒你們的甘露！
灵怪們！ 熄灭你們的怒火！
睡吧，海洋，在你那悬崖峭壁
圈成的王国里睡吧！
別让百草丛生的残岩上
有一些儿风息引起蠢动，
便連那飘忽不定的游絲
也該在靜空中安眠！
啊，艾安蒂的灵魂！
只有你配承受这万人爭羨的恩典，
这恩典仅仅賜与善良和真誠的人；
这恩典仅仅賜与那些奋斗过的人，
他們凭着不屈不挠的意志
征服了人間的傲慢与卑鄙，

挣断过铁链——习俗的冰冷的铁链，
又照耀着他们的时代，象辉煌的太阳。

艾安蒂的灵魂！

快醒！快起来！”

艾安蒂的灵魂

立刻站了起来。

她又是美丽，又是纯洁，
跟她的肉体完全一模一样：
诉说不尽的端庄，画不出的美，

一点一滴凡俗的痕迹
都消失净尽，回复了原始的
尊严，站立在废墟中間，
闪耀着永生的光輝。

床榻上躺着她的肉体，
昏沉沉困在睡乡梦境，
脸上呆钝钝的毫无表情，
可是生命依然存在，
器官照常各尽职司。

那具肉体和那个灵魂，
看上去真令人万分惊奇：
依旧是那般的輪廓线条，
种种的特征也一模一样：

然而，啊，又是多么的两样！
一个是仰对穹苍，渴求名列仙班，
又希望不断地变化，不断地飞升，
 作着生生不息的游戏。
另一个，曾经一度被迫
做了环境与情欲的玩具，
苟延残喘，虚度烦闷的岁月，
最后便象一架破旧无用的机器，
 腐烂、毁坏而消失。

女 王

“精灵！你沉得这般深；
精灵！你升得这般高；
毫无恐惧，如此和善：
快来接受你所赢得的恩典，
和我一同上车吧！”

精 灵

“我在做梦吗？这种新的感觉
莫非是瞌睡的鬼怪在作祟？
 如果我当真是个灵魂，
一个自由的、脱离了躯壳的灵魂，
 那么，请再和我说话。”